

鏖战海天

■沫以

西兰附近海域时,不料又遇到了较大的涌浪,船体在浩瀚的大洋上如同一叶扁舟剧烈摇晃,时而发出波浪撞击钢板的声音。

为了增强船舶的抗风险性,船停靠奥克兰港期间,及时进行淡水补给,让每个液体舱都压满舱出海,避免半舱航行影响船舶稳定。

按照正规操作程序,油水值班员对各液体舱进行压满仓检查,当压至7号洗涤水舱时,第1次加满水位后,值班员发现水位有明显的降低,情况比较蹊跷。

全船最老的船员、轮机部门技师万细春得知消息后,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怀疑油舱有可能破损,就把想法向船长吴锦高作了汇报。吴船长立刻组织人员对液体舱位进行测算和排查。通过对7号舱周围的液体舱室的反复测量,万细春发现11号燃油舱的油位异常上涨,如不及时发现的话,燃油有可能溢漏到港内,这将直接导致污染环境,可能成为涉外事件。

问题出现后,吴锦高船长立刻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故障排查。他们将7号舱的水排出,当排至一半时,发现11号舱的油水串流到7号舱。当7号舱的水排至离舱底还有1米时,又发现11号舱底部的油继续往7号舱渗流。工作人员将手探到两舱隔板处,摸到有5厘米左右的裂缝,在7号舱底也摸到了裂缝。可怕的是,裂缝的位置正处于船体中部。

船在外港无法进行钢板“缝合”作业。神舟三号任务又迫在眉睫。吴锦高陷入了远望2号船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是返回国内修理?或是停靠奥克兰港等待救援?还是奔赴预定海域执行任务?

按照原定预案,在奥克兰港补给休整后,远望2号船将驶抵预定海域执行神舟三号任务。此时,火箭已竖上高矗的发射塔。远望2号船如果不能按时到达,飞船发射计划将全盘变动。

大洋两岸电文电话几经往来,北京载人航天工程控制中心做出决定:第一保船,第二保测控任务。远望2号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留守奥克兰港修船;二是冒险进入任务海域。

更重要的是,发射也有气象窗口,发射场的气象同样变幻莫测,已经竖在发射塔架上的飞船,同样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但远望2号船如果贸然前行,后果

同样不堪设想,海上大涌会把船体首尾抬起,中部悬空,由于船舶自身的重量,能使万吨巨轮拦腰折断;万一一个大涌顶起船身,两头悬空,船体就会从两头向下折断,顷刻之间,船毁人亡。

远望2号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每分每秒都让他们倍感煎熬。在漫长的两天两夜里,他们彻底清理7号舱、11号舱,拍照传回国内船体设计部门分析情况,多次查看分析损伤情况后,船上达成共识:只要避免在大风浪中航行,裂缝不再扩大,前往预定海域执行任务是更有把握的。这一共识,与国内船体设计部门传来的结论基本一致。

经请示上级同意后,远望2号船“带伤”奔赴预定海域执行任务,选派7名同志,轮换着在舱底的裂缝处监测记录,随时报告裂缝的变化情况。

就这样,远望2号船赶在发射前到达预定海域,顺利完成了飞船前三天共37个圈次的测控任务。

可是,老天爷的脸色变幻莫测。正当他们将开始第四天的测控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迅速逼近远望2号船。气象人员根据资料分析,船所在的海区未来24小时内将生成一股热带气旋,风力最高可达11级。

11级!这是现在船所能承受的极限!在这测控的关键时刻,远望2号船绝不能也绝不会离开任务海区!走晚了,远望2号船可能被卷进台风里,“带伤”的船再经不起折腾。马上撤,就拿不到6个圈次的数据。大家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拿到完整的数据吗?

“还有24小时,无论如何得等完成测控任务后再走。”时任船长的吴锦高一边把自己的意见报告给在场领导,一面指示气象、航海等相关人员立即研究完成飞船第一测控工作段后的转移航线和距离。

此时,预定航线距离风暴中心150海里左右,船必须在13个小时内到达下一测控海域。只有短短13个小时!

凌晨,黑黢黢的海面黑洞一样吞噬着船头发出的航行灯光。海面不断增加的白浪花预示着风暴的前锋已经来临。黎明,风力从7级升到8级,再升到9级,狂风卷着巨浪跃上船头,不断落下满天雨花,前甲板上洪水一样奔流。此时,浪高已超过4米。船已不能再避风

顺浪航行,应改变航向,斜迎着风,斜顶着浪,这样才能稳定住船身。但是这样,船与浪浪的撞击也会更猛烈。

远望2号调整完航向,全速与风暴展开赛跑。

远望2号船的面前,是一条没有航道的海区,一边要避风浪,一边要防暗礁。两部航行雷达急速旋转,正副船长在驾驶室观察,下达操作口令……

这时,气象报告传来:风力达到10级!

也就在此时,驾驶室电话铃猛然响起。轮机人员报告:“7号、11号舱底下管髓内,两根加强钢筋拉断……1号主锅炉泄漏,炉水消耗殆尽,一旦贮存水用尽,锅炉会报废,船将失去动力……”

此刻,距离完成飞船第63圈测控不到11个小时,正是抗击风浪最需要动力的时候。而船长不得不下令:停炉抢修。船上有两台主锅炉,停炉抢修1号主锅炉,意味着船将失去一半动力,这在船体有三处裂缝、面临10级风力的情况下,危险不言而喻。

按规程,停炉24小时降温后才可以进炉修理,海情紧急,抢修人员在停炉8小时不到就进炉开始工作。他们在狭小的洞内铺上冰砖,人躺在冰砖上面修理,四周热浪扑面,背脊寒刺彻骨。

……

经过近40个小时的紧急抢修,锅炉熬过来了,三道钢板裂口挺过来了,远望2号船保住了,风暴被渐渐甩到后面,并在预定海域圆满完成了测控任务。

这一次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当远望2号船广播里传来《真心英雄》的旋律时,全船人员无不泪流满面。在笨笨不驯的深海面前,远望人又一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对于远望人而言,从与大海相遇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生命的漂泊,在蹈海探天的世界里,他们把青春的激情久久地唱响在辽阔的天边。

2005年1月13日,远望2号船被授予“功勋测量船”荣誉称号,这是国家给予远望人的最高褒奖。

一颗赤诚的爱党心,一腔炽热的报国情怀,波峰浪谷间锻造了远望人博大的海天情怀,坚守着这一方浮动的国土,远望人以船为家,以海为伴,以苦为乐,一种远望情怀深深烙印在征战海天的历史上。

名家近作

百斛之鼎,笔力独扛

当下长诗的写作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热潮,但说实话对这种现象我始终抱有某种警惕,因为二十世纪以来长诗的写作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无疑是很多的,但真正从文本以及诗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而言,这方面的经典佳作其实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以为长诗最难的是结构问题,现在世面上的长诗大都是短诗的合成,这些所谓的长诗中缺少一种内在的气韵。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帕斯的《太阳石》、帕索尼里的《葛西兰的骨灰》以及扬·里佐斯的《希腊人魂》,都是长诗中光辉的典范,或许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后来长诗写作者必须认真谦恭学习的榜样。

赵晓梦是一个有大爱的诗人。他的长诗《钓鱼城》(中国青年出版社)虽然是写一段历史,但处处有他湿润的情感。不论是写攻城者还是守城者,他都倾注了自己炽热的情感,让这些历史人物不仅有了筋骨,更有了血肉,有了呼吸,有了气脉。而且赵晓梦既能跳出个人的偏好,又能略过历史事件的具体纠葛,将目光和诗锋对准历史亲历者的心灵,录制他们的情感风暴,以细枝末节来透视人性深处的幽光,展示人性的丰采和广阔。这就让他的这首长诗区别于那种只是复述历史事件过程的长诗,最大化地发挥出诗歌的抒情性,而且语言生动精粹,恰是无数首相独立的短诗组成的大的交响曲,从而创造出宏大而深邃的诗歌意境。

关注历史,并能对历史事件下苦功夫的诗人才有可能成为大诗人,而展示和雕刻历史的磅礴和壮丽时,诗人的襟怀也被拓宽。尽管赵晓梦尽量在还原历史,但依然能感受到他起伏的情感和壮阔的心灵。整首诗是一条滔滔东去的大河,更是展示诗人的心灵史。汹涌时是他的情感在释放,低缓时是他的思想在凝聚和结晶,而更多时候出现的沉郁和细细的忧伤是他对人类的悲悯心在呜咽和弥漫。从中可以看出赵晓梦是一个细心又有慈悲心的诗人,是一个对人类心灵着迷,自己又有着深邃而美好心灵的诗人。所以看似他写的是城,一个抗战了36年的钓鱼城,但真正呈现给我们的是人,是人的命运和深不可测的心灵,这个人是你,是我,也是他。城因人而生,城也因为这些人的心灵而著名。我把这些看成是赵晓梦这首长诗的境界,更是他自己的人格魅力在闪耀。

诗歌最能暴露人的品行,长诗更能展示诗人平时不易觉察的胸襟和情怀。那么通过这首长诗,我们看到了平时隐藏在赵晓梦文静外表下的壮烈情怀,那是如战马奔腾的英雄主义在嘶鸣。它构成了这首长诗的雄健与豪迈,让这首长诗有了骨骼和骨架,有了分量和力量,并有了拯救和自救的主题和思想。我们可以把这些品格看成赵晓梦的英雄梦,这壮丽的梦想让诗歌和诗人都变得伟岸起来,这恰是对当下偏软和琐屑的诗坛的一种补充和引领。当然除了英雄主义,这首长诗让人激动并深入人心的另一个品质就是细腻,这也是诗人的性格魅力。如果说英雄主义是骨架,那细腻就是血肉,就是音容,它是打动人的诗歌最尖锐的那部分,也是诗人品格中的最亮处。这种细腻的美让这首长诗从众多写历史和战争的诗歌中脱颖而出,让诗歌文本更活跃、更主动、更真实。

英雄主义的交响

■吉狄马加

纯。要品味这种细腻,就一定得潜下心来,小心又小声地细细地品读。然后你就会感觉有一种气息在弥漫,渐渐地让你的情感和心笼罩,而且陷进去的情绪久久不能自拔。这就是韵味,属宋范温说的那种韵味:“盖尝闻之撞钟,大音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

如果用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来给赵晓梦这首长诗定下审美品格,那就是劲健与悲慨。劲健具体点就是:诗人心神坦荡如同广阔的天空,气势充盈好像横贯的长虹。让真切内容去充实作品,用刚强的气势来统帅始终。这恰是诗人英雄主义情怀的展现,劲健是这首诗的精神,让这首长诗变得铿锵有力。而悲慨是这首诗的味道,也是内容。核心就是“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翻译过来就是壮士拔剑自叹,抒发满腔悲愤。这首诗悲的是战争,是人类,还是不可控的命运和人性之殇。而从中折射出来的悲悯与同情正是这首诗柔软与感人之处,更是这首诗的格调和美。

那么这首诗到底写了什么?作者为什么写作这首诗?就摘作者后记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大家,也结束这篇文章:

“以诗歌的名义,去分担历史紧要关头那些人的挣扎、痛苦、纠结、恐惧、无助、不安、坦然和勇敢。试图用语言贴近他们的心跳,呼吸和喜怒哀乐!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存在,与他们同步同行,甚至同吃同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还原他们的生活日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他们所有的决策和决定。”

我相信这首长诗的阅读者都会跟我一样,从中看到诗人赵晓梦为我们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当然,毫无疑问这个富有魅力的创造,已经让现实中的钓鱼城成为了一则新的神话。

想家

■林顿

“你来啦”是客,一句“回来啦”是家。

家是游子情感的归宿。这里有孩童时期在院场里一起尿泥摔炮的发小;这里有在烈士塔边一起求知求学的同学;这里有工作后相互鼓励、彼此关爱的同事。尽管很多人多年未见,甚至无从联系,但思念时常像心田里散养的小狗,摇晃着尾巴,在心的雪地里留下一行行印迹,踏得你泪眼婆娑,辗转难眠。

家给了我淡淡的乡愁。久未归家,家变了。不见了温暖的土坯房,不见了房前屋后蜿蜒的小路,不见了儿时戏水的池塘,不见了院子里那棵从夏天就眼巴巴望着的枣树,不见了伫立在寒风中盼儿归的娘,也不见了蹒跚几里泥泞小路站任在公路边迎弟送伞的哥。唯一没变的就家的味道,这味道已酿成浓浓的乡愁,在梦里,也在回忆中。

客居异乡,时时刻刻都在寻着家的味道。在繁华的都市,看到“皖N”车牌,总会不自觉地多看几眼,哪怕车里只是一个让我心生亲切的影子;在马路边,看到“霍邱土菜馆”,总会忍不住驻足,好想闻闻“鲜美汤”,尝尝“腊鹅”的香味;在喧嚣的人群,听到“到俺家斗两杯”,这声音是多么熟悉,仿佛置身热闹的光明大道,驻足在美丽的城西湖畔。这味道,哪怕是淡淡的,也解乡愁啊。家,让我魂牵梦绕。想你,家乡!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每逢年节,走在单位的大院里,同事见面总会问一声,你怎么还不回家?我在这个城市居住了几十年,这不就是我的家吗?听得多了,有时忍不住回一句,我回哪儿去啊?同事都会说“你回霍邱啊”。是啊,不管我到了哪里,离开多久,霍邱,才是我的家。

家,是叶落回归的根,是孤雁向往的巢,是江河拥抱的海,是航船依靠的岸。

家孕育了我的生命。在那个年代,娘的身上已挤不出奶水,她用淮河水熬煮少量的稻米,烧出“饮汤”和米糊慢慢把我喂大,她用红芋磨制的小粉子,打出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的“鲜美汤”为我解馋。就是到了今天,我对“饮汤”仍然情有独钟。一次在湘西的苗寨,看到苗族老妈妈蒸米饭撒出饮汤,我馋得硬是讨了一碗,还情不自禁地叫了老妈妈一声娘。

家给了我独有的称谓。经常出门的人都能感受到,不管走到哪里,那里的人招呼你都说“你来啦”,只有回到故乡,招呼你的所有人都会说“回来啦”。一句



烈士张楠(油画) 王树鹏作



长征

第4489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抚摸褪色的门板

■沉石

我把山与吟装进历史拉近
用心去放大淡去的影像
曾经的枪声在铜鼓岭回响
山峰的形象仿佛叙说
城口古镇的传奇
从大山深处传出的水声
听到红军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我把水与船拉近
透过往日的篇章
重新阅读隽永在古城小道的诗行
还有那盏照亮百姓心间的油灯
穿过胡同和瓦房
凭着那扇褪了色的门板
靠近点再靠近点
依然能听到红军浓厚的乡音

我展开今天春色的一片竹林
重叠在阳光辉煌的时刻
透过一缕缕燃烧的颜色
去寻找第二道封锁线的地图
红军脚印仿佛一枚枚印章
早已盖上了一道道鲜红的信仰
静静地我听到了一种声音——
那一刻,我抚摸着褪色的门板
听到响彻仁化的红色交响

刺杀操(外一首)

■杨智华

一道耀眼的寒光
在空中跳跃
源自胸膛的喊杀声

伴随整齐的节奏
拨动所有心之琴弦
空气也微微颤栗

士兵目光如电
黝黑的脸庞汗珠晶亮
紧握手中的枪支
与汗渍的迷彩
浑然一体,一动一静
集合成最青春的舞者

青春的激情无限扩张
突破整个操场
绚丽绽放
就连闪亮的枪刺
也兴奋异常

新兵打靶

卧倒的姿势有些僵硬
目标、准心与右眼
连长才讲的三点一线
怎么会飘忽不定
汗水不应该在此时
沁上额头,尤其
濡湿扣住扳机的手指

顾不上一只蚂蚁
不识时宜地爬上手臂
青草地与枪油的味道
凝结了空间
呼吸急促,最大的考验
是枪身代代传承的温度
正炙烤着一颗雄心

是谁在猛然间
首先“砰”的一声
打破沉重如水的静默
一股血性的冲动直入大脑
扣动扳机,枪声响起
所有的孱弱与胆怯
瞬间被击碎